



黔北作家

2947 837 320 994

“黔北作家看习水”采风专辑

情迷鼓浪屿 · 韩中州

穿越鲁院的细碎时光 · 肖 勤

复婚 · 陈忠禄

一幅画的诞生过程（四首） · 陈章泉

2010 · 01

总第十七期

遵义市文联主管

遵义市作家协会主办

顾问:

张明辉 申 楚

编委会

主任:

赵剑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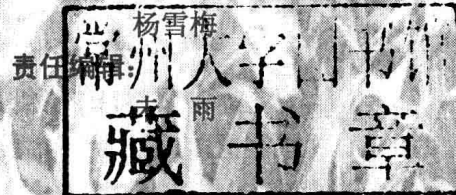
成 员:

林茂前 黄天舜 贺黎明
陈春琼 姚 辉 韩可风
韩中州 漆春华 王春华
尧玉麟 杨雪梅

主 编:

林茂前

副主编:



编辑出版:《黔北作家》编辑部

地址:遵义市凤凰路会展中心三楼

邮编:563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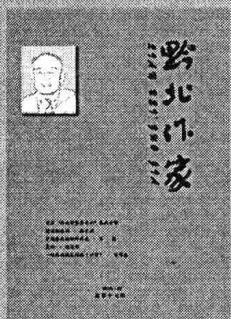
电话:8257976

邮箱:qbzjbjb@163.com

zyzjxh2000@sina.com

准印证号:贵州省连续性内资

字第 ZYSK22 号



编读感言

当本期刊物送达您手上, 2010 的春天已经来临。刚从鲁院学习归来的肖勤有许多感慨要与我们分享。那么, 就寻着《穿越鲁院的细碎时光》, 透过一个人的梦想, 去推开一扇窗户, 让阳光纷至沓来, 让希望触手可及。肖勤说得好多: 只要写着, 通往文学殿堂的那条小巷就会一直在我们前方。以此共勉吧! 热爱写作的朋友们, 愿你们手中的笔永不停歇, 愿你们在新的一年里梦想成真。

小说《复婚》是陈忠禄的近作。故事围绕一个瘫痪在床的女人与她的健康丈夫之间展开。“复婚”是一个并不新鲜的话题, 而作者以他惯有的娴熟技巧, 层层叠叠的细节描写, 牵扯着读者的心, 又温暖, 又痛楚。

本期我们还推出了首届“黔北作家看习水”采风专辑。美景美文, 且让我们拨开那跳跃的红, 那摇曳的绿, 去习水看看那方水土那方人。

特稿

2 穿越鲁院的细碎时光 / 肖 勤

小说

- 6 复 婚 / 陈忠禄
15 远 方 / 黄 炜
25 大约在冬季 / 李成旭
41 阳光冰凉 / 文晓东
48 翠翠和它的朋友们 / 范晓玲
51 给我老婆带句话 / 孔繁春

高原风

54 情迷鼓浪屿 / 韩中州

散文

首届“黔北作家看习水”采风专

- 57 土城 有个美丽的阳光女孩 / 尧玉麟
60 色之精灵的华丽舞蹈 / 楚 逊
64 长嵌沟之遐想 / 弋 正

目 录

总第 17 期

黔
北
作
家
2 9 4 7 8 3 7 3 4 0 9 9 4

黔北作家

QIAN BEI ZUO JIA

- 66 山中岁月 / 杨韬
69 站在时代制高点的二郎 / 刘肇武
73 别了，二郎坝天主教堂 / 阮 炬
75 红飘带上的闪光点——习水 / 文 弋
77 习水发出邀请函 / 安 冰
80 冬日暖阳下的美丽绿洲 / 李培松
82 小镇记忆 / 张 玲
85 雨中走习水（组诗） / 庞 飞

诗歌

- 86 赤水：以诗歌的形式纪念 / 郭灵莉
88 一幅画的诞生过程（四首） / 陈章泉
91 夜里十二点（外一首） / 杨梓柏
93 短诗四首 / 文 尊
94 旅途杂咏 / 姚显杰

经典穿透

- 96 沙 滩 / 黎焕颐

穿越鲁院的细碎时光

□ 肖 勤

有些梦想是一直在心中珍藏着的，你从未放弃，却从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到来。

北京朝阳区八里庄南里 27 号，从字面意义上来讲，只是一个地址。而对于每一个文学爱好者来说，它却具有归家的意义。因为，在它那两扇白色的铁艺雕花大门边，书写着“鲁迅文学院”五个大字，通惠河从它的一侧缓缓流过，透过那扇大门，可见宁静的小院、高大的塔松，这个堪称中国文学殿堂的世界，不过是几条穿越花园的小路、几栋红白色小楼组成，但就是这里，留下了一代代文学巨匠的笑容与脚印。它能让走进来的人都带着归家的情怀而来；走出去的人，都带着思家的情怀而去。

2007 年秋天，我曾经怀揣着一颗朝圣者的心路过鲁院，梦想着有一天能把“路过”变成“走进”。那一天，北京的天空很蓝很高，难得的清亮。我想，这梦想注定跟这天空一样吧？时时抬头可见，却很高很远。2009 年秋天，在贵州的山野，当我拿出手机开始接听一个电话时，有蜻蜓从天空飞过，透明的翅膀把大山的天空映得很旷远，电话里的声音在空旷的山里显得异常的响亮：省市确定推荐你到鲁迅

文学院学习。

我的手在山野的和风中突然变得滚烫，我本能地想说：“老大，玩笑不能这样开的！”——当幸福和梦想到得太快时，每个人想必都会有我这般觉得难以置信的第一反应吧？

当确定省市是真的要推荐我去往鲁院学习时，我站在大娄山南麓，面向正午的太阳，几朵在相似温度的阳光下颠倒了春秋季节的金银花正盛开在我身侧，隐隐约约地香着，世界那么美！幸福像潮水一样涌向我的眼眶，我傻傻地对着山下的几棵树笑，对自己说：哎，不哭，夸张了，夸张了！

接下来等待政审和批假、等待鲁院审查同意录取的日子过得便有恍惚了，每天清晨，总在一种期待的愉悦与忐忑中醒来。最后，一个来自鲁院、叫孙吉民的老师发来录取通知的短信，才让我的悬着的心落了地。

走进鲁院时，是2009年9月5日，大铁门敞开着，路两旁热烈的花海让我一路而来的兴奋再次膨胀，我乐呵呵地东看西看，像个喝高了的酒徒。

透过教学楼大厅的玻璃门，我看到那个以前我曾经打过球的乒乓球台被报到桌代替了，鲁院的老师们笑逐颜开地坐在那里，没有我想像中的严肃和傲然，全是春风拂面的亲切，仿佛是一个家里的亲人，在那里坐着聊天，等你推门回家。

到校后，我们55个少数民族作家被冠上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鲁十二。原来，在鲁院，历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都是以届为名。中国人历来对特殊数字背后的意义有着特殊的情结，十二是一个吉祥的数字，与喜庆与大运有关。而我们鲁

迅文学院第十二届中青年作家（少数民族作家）高级研讨班的大运远远比“十二”多。在开学典礼上，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书记李冰告诉我们，作为建国以来第一个齐聚了5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班，从筹建办班和录取审查开始，我们就受到了中宣部和国家民委的高度重视，同时，在建国六十周年大庆期间，鲁十二学员将代表各民族参加一系列“国”字号的大庆活动，其中包括将参加国庆彩排观礼和国务院民族团结表彰大会，我们会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让每个学员心中都充满了惊喜，原来以为走进鲁院就已经是大运当头了，谁知道鲁十二在中国文学史上还将具有如此深远的意义。想到这些，不醉都难。

鲁院的教学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它没有自己庞大的教学团队，来授课的专家学者多数是外请，然而它却因此拥有了全国最优秀最一等的教学队伍。专家全是在自己的钻研领域内取得非凡成就的大师，而鲁院的教学计划也以它超然独特的气质与大角度大范畴的气势、严谨细密的安排成为引领我们飞翔的最有力翅膀。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既得到了中国登月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的“科普扫盲”，也得到了世界顶级男高音歌唱家范竞马的指引——音乐是什么？好的音乐带给人什么？文学与音乐之间，共通之处是什么？而鲁迅文学院的常务副院长白描与分管教研的副院长施战军更是亲自授课，前者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例主讲文学与人格构造，后者以《传说附体的生活或人文想像的渊藪》为题，对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题材小说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与评论，他在授课中讲到：“纯正的文学对人的处境从来都是慈悲的

打量、深切的体恤和贴心的思忖。包括对民族生活的态度，不应该是窥探，也不该总是羡慕、向往，更是对每一个个体的人的生活的感同身受。”这不仅仅教授了学员如何正确看待和从事自己的少数民族写作，更教授了文学者要有一个颗纯正的文心与仁心。所谓作文先作人，鲁院对鲁十二的教学中，教“作文”一直是一条明线，而教“作人”则是一条贯通始终的暗线。这样的教学计划与设计苦心，是我们鲁十二学员此前从未“享受”过的。

教学的过程中，鲁十二学员经历了许多第一次。第一次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国庆演出；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第一次与国家领导人回良玉、刘云山共同走进央视，观看《爱我中华》晚会；第一次收到国务院请柬——参加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并得到胡锦涛书记、温家宝总理及其他政治局常委亲切接见和握手；第一次作为嘉宾走上天安门的国庆观礼台；第一次穿越全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感受祖国科技、建设力量的强大；第一次走进鲁迅的三味书屋和百草园，渡过时光的河流与一代文学巨匠用灵魂对话；第一次与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欢聚鲁院，举杯畅饮，共承诺数年后的相约——鲁十二学员将在数年后，各自带着自己的创作作品，在中宣部的关心下重返鲁院，刘云山部长在发言中说到：“你们重回北京，要以优异的成绩和出色的作品向鲁院、向中国作协汇报！向祖国汇报！”

作为一名刚刚走进文学世界的青年文学爱好者、一名贵州籍仡佬族作家，我有幸参与了这一切，同时，更获得了其他殊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艺评论文章《大

美境界、人文诗情》，并被收录进文化部《复兴之路》评论集；在《芳草》、《时代文学》上发表小说，并均为头条，其中在《时代文学》发表的中篇小说被今年第二期《中篇小说选刊》选用；作品第一次被《十月》采用，并定为“小说新干线”推荐作家，作品及创作谈将在今年第二期发表；诗歌作品第一次在《诗刊》上发表；短篇小说《寻找丹砂》被收录入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少数民族作品集《相聚鲁院》；同时，我作为贵州作家代表和基层作家代表，接受了中央电视台采访；作为少数民族作家代表参加了中国作协主办、刘云山同志到会讲话的“文学创作座谈会”；散文《丹砂的记忆》获全国“祖国颂”文学大赛三等奖；临毕业之际，我还有幸在刘云山视察鲁院的晚宴庆祝会上担任了一回节目主持人。事后冒冷汗——从未当过主持人的我，居然敢揽这一份级别如此之高的主持人活计！所谓无知者无畏，我想说的该是我。

借用鲁十二作家纳张元的一句话——“时间过得比剃头刀还快”，伴着一次次激动人心的活动与刻苦的学习，四个月的鲁院学习时间飞快地流逝了，进校时，初秋的太阳还明晃晃地照在鲁院的墙上，不久，院里那些热烈的花便凋谢了，飘落的花影用悄无声息的举止穿过冬天的雪。鲁十二的时光，因为太幸福，经不起一个个日子长长短短的丈量，一不小心，日子就流去了，在最后倒计时的一个月里，我发现时间像手里的沙，不敢捏紧，不敢在言语中提及，因为那样的用力和用心只能让我更加胆战心惊发现它逝去的迅捷与无情。然而不握紧它，不提及它，它却又以毫无管束的任性四处流散。

结业之际我们含泪笑着分别，大家心里懂得，鲁院对于每一个作家来说，都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这个可爱的可贵的加油站，它给了我们前进的力量。我们获得了，所以应该开心地笑着离开。然而离开时，鲁院是个智慧的长者，它坚定地微笑着沉默着看我们离开，我们却哭成了幼稚的孩子。

我知道，对于鲁院而言，每一个进来的、出去的，都是它的一片叶子、一朵花、一缕风，是文学世界精彩的理由与构成。在我看来，通往文学世界的，是一条铺满青石的小巷，青苔是白居易的、风中零落的树叶是杜甫的，木门飘出的酒香是李白的，拐角处生长的铁树是鲁迅的，细雨里紫藤萝开着的花是散文和诗歌的，积雪下一块块磨得发亮的石砖是小说的。

2009年9月，我从鲁院穿越进这条小巷，世界突然安静了下来，一天天，我听到雪落到松树上的声音那么响，沙沙沙，噗噗噗，盖过出租车引擎的突突声，盖过市井的喧嚣声。我还听到四季的风声，听到心跳的声音，听到灵魂在合着雪或阳光的节奏吟唱的声音。

2009年9月，我从外面的世界走进鲁院，现在又走回外面的世界，那一叠摆在鲁十二学员面前的薄薄日历，厚度一天天削减，枯瘦如柴，到现在，它已经悄然随风而去，归于无形……

作别鲁院时，一些碎的花影从墙上坠落下来，离别一瞬间就被注解了忧伤，那一片又一片的桃红，是含泪的眼。我回头看着八里庄南里27号那扇洁白的大铁门在我身后渐渐关闭，未化的积雪把我的脚印留在我与那扇铁门之间，安安静静地，不作任何声响。

我知道，这扇门关时，回乡的那扇门正渐渐开启，没有人能够把翅膀留在北京东四环外八里庄的天空上永远不走。对于我们而言，飞翔才是存在的意义。只要写着，通往文学殿堂的那条小巷就会一直在我们的前方，而进去的通道，不仅仅是鲁院。鲁院只是一个导游，让我们找到了这条路。而我们回归自己原来的世界后，还会有很多种方式，对这花影迷蒙的小巷说，我又来了！

那些散落在鲁院的碎花一样的时光，应该是一种对未来的祝福和映照吧。来自那个院子的暖暖的目送，构成文学人生的一种温慰和笃然的冀望。那些缘深情纯的人和事，雪融麦田一样的，已经把我的铭记、感激、吸纳和成长，充盈在了心灵的大地。

作者简介：肖勤，出生于1976年，现任湄潭县天城乡乡长，于2009年9月至2010年元月在鲁迅文学院进修。

复 婚

□ 陈忠禄

天刚泛白，丁尺休就醒了。是被一阵恶臭熏醒的。

恶臭就是命令。

尺休一掀被子坐起来，见对面床上，妻子米兰瞪着一双泪眼望着自己，满眼的无助与愧疚。“尺休哥，我，我想让你多睡会儿……”

“你就只晓得让我多睡会儿！”话才出口，尺休就发觉自己的语气不对，语音也高了些，忙换了口气，压低声音：“我早就醒了的，关节炎发了，不想起。”

尺休揭开被子，望了望满铺的污物，“你等着啊。”一转身来到卫生间，关上窗户，把浴霸的四个取暖灯一并打开，再把墙壁根的竹床移到屋子中间安稳，这才回到卧室，把米兰抱到竹床上趴下，取下热水器水龙头，调好水温，一边冲，一边用毛巾抹。

“兰兰啊，你以后一定要记着叫我。”

“尺休哥，我记着的。可我……想让你多睡会儿。”

“你是好心。这不……更麻烦了。”

“唉——”米兰长叹一声，“我前世作的那样孽哟，要遭受这样的罪？”

尺休忙调侃说：“兰兰啊，不是你前世作了孽，是我前世作了孽，上苍派你来

惩罚我的。”

米兰扭头望着尺休，“尺休哥，你是在嫌我了吧？”一脸的狐疑。

尺休知道久病的人特别多疑、小气，忙解释说：“怎么会呢？若是嫌你，只怕你的骨头敲得鼓响了。”

米兰大概是觉得尺休说得有理，就闭了嘴，不再说话。

尺休在毛巾上抹上香皂，在米兰后背、臀部、腿肚、后跟上来回抹着。

尺休脑子里藏着米兰身子的好多幅照片，尺休手上抹着，脑子里就开始翻动。

尺休印象最深的一幅是新婚夜留下的。米兰的脸蛋不算漂亮，身材也不算很好。但那个晚上，当尺休把客人送走，猴急急地剥笋子一样把她从嫁衣中剥出来后，尺休却愣住了。这个外表并不特别出众的女人，竟白晰得让尺休数得清肌肤下的血管。那前胸，那后背，那臀部，让喜爱诗歌的尺休立时就记起了“温泉水滑洗凝脂”的佳句来，立时就决定用“凝脂”来形容米兰的肌肤，并自言自语道：“对，凝脂，这就是凝脂！”弄得米兰一脸的糊涂。

“尺休哥，痛！你轻点。”

尺休回过神来，他明白自己用的力并

不大，但米兰皮包骨似的身子，已经承受不起了。脑子里，那个幽灵一般的“死”字，像夜行的蝙蝠一样，闪电一般盘旋着飞来飞去。他明白，他必须正视的、不得不正视的这个现实到来的时间恐怕不会太长了。尺休这样想时，鼻子一酸，连着眨了好几次眼帘，这才把泪水堵了回去。

尺休用热水冲洗净米兰的后背、臀部、腿肚、后跟，这才轻轻地把米兰翻过来，让米兰仰躺在椅子上。

尺休对米兰身子暗暗引以为骄傲的，除了凝脂一般的肌肤外，就是那一对曾让他神魂颠倒的乳房。他记得，新婚燕尔，她的乳房，就似一对窝窝头，硬硬的，挺挺的，上面镶着两颗红豆，在他的一双大手心里，刚好盈握。生完孩子后，她的乳房，就似一对白面馒头，雪白自不必说，体积更是大了许多，包裹在衣服里，好似揣了一只活物，男人见了心慌，女人见了忌妒，就连尺休自己见了，也会愣头愣脑好一阵子。可如今，那白面馒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倒净了面粉的布袋子，无力地皱瘪瘪地挂在胸肋上，更何况，那空袋子还正一天天地不知不觉地往小里缩。看那势头，只怕要不了三两个月，就会从那高凸的肋骨之间遁了去。

“尺休哥，鲜儿为那样不来看我？这个死丫头，巴不得离我远点似的。”他们的女儿叫鲜，去年大学一毕业，考上了市直机关的公务员，眼目下正在攻读研究生。

“她为哪样没来看你？上个周才来的，瞧你那记性。”

“上个周？我为哪样觉得快一个世纪了呢？”

“兰兰啊，你的心情可以理解，可孩子刚参加工作，你也要体谅她才是。”

“那是那是。有你在身边我就已经知足了，我不会打扰孩子的，让她好好工作吧。”米兰说着，好似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把抓住尺休的手，“把手机递给我，我要给她打个电话。”

“你忘记了，孩子上个周不是说这个周末要到师大去听讲座吗？”

“哦，对啦，孩子走时是这样给我说的。我这记性啊，看来是真没用了。”米兰停了停，又突然想起了一事：“唉，你说我们的鲜儿找男朋友了没？”

这话米兰不知问过多少遍了，尺休有些嗔怨道：“找了！早就找了！”

“真找了？这个死妮子，连娘都不让晓得，你看她下次回来我不打断她的腿才怪。”

“行啊，我保证不拦你。”

“拦？你想拦都拦不住……不过，都二十好几的人了，也该找个对象得了。否则，我怕是……”说着，竟嚤嚤地哭出声来。

“你看，你看，又往坏处想了不是？”尺休为米兰擦着眼泪，安抚米兰说：“闺女一回来，我就给她说说，你妈想抱外孙了，你得闪电式的结婚，好不好？”

“好！好你个头！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哪能草率？”

“你又要想抱外孙，又不想孩子闪电式结婚，哪得那样的好事？”

“行了！行了！你这人，总是和我唱反调，你为哪样就不想想我是病人呢？”

“哦，对了，我怎么忘记你是一个病人了呢？该打该打！”尺休说着，举起右手，用手背在左脸上打了两下，“该行了吧？”

米兰笑了笑，又说：“尺休哥，记得

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什么日子？”早在半月前，尺休就记起这个周日是他们结婚二十八周年的纪念日，怕忘记，他特地在台历上作了记号不说，还在心里设定了一套庆祝方案。他想逗米兰开心，故意不说。

“你猜。”

尺休假装认真地想了想。“还真想不起来……是什么日子？”

“你再想嘛！”米兰语音里，明显地有了娇，还有了急。

“我真想不起来。”

“不行！我就不相信你想不到！”

“来，把水擦干，我抱你到床上休息。我一边干活，一边想要得不？”说完，抱起米兰，一边走一边还自言自语：“我就不相信想不到。”

尺休抱着赤条条的米兰来到卧室，弯下腰，把米兰往自己的床上放。他打算把她的床铺打扫干净后，再把她抱回她的床上去。可米兰却死死地吊着他的脖子不松手，“尺休哥，你就这样抱抱我好吗？”

听米兰这样说，尺休有些诧异，望着怀里的米兰，心底有扁担折断一般的声响冲上发梢。尺休侧身坐在床沿上，抓过被子裹好米兰。“我想起来了，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二十八年啊，却好似弹指一挥间。”说着，一脸无法言说的表情，厚厚的、甜中带着酸涩。

米兰在尺休的脸上揪了一把。“唉，尺休哥，别搞得那样怪怪的好不好？我知道，你还想说，今天是我们离婚五周年的日子，是不是？”

尺休苦笑了笑，没有说话。

米兰抱紧尺休的脖子，泪水涂了尺休一胸脯。

有的人婚姻幸福美满，缘于两小无猜、青梅竹马；有的人婚姻幸福美满，缘于郎才女貌、门当户对；有的人婚姻幸福美满，缘于志同道合、生死与共；有的人婚姻幸福美满，缘于同情理解、互补忍让……尺休说，他与米兰的婚姻幸福美满，却缘于奇特缘分，缘于欣赏佩服。正所谓不幸的婚姻都一样，幸福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同。

尺休那些朋友，不用尺休解释，都明白他指的奇特缘分是什么意思。因为，那一段往事，已成为尺休熟人圈尽人皆知且耳熟能详的秘密。

二十八年前的秋天，尺休中专毕业，分到乌江公社水利站工作。尺休老家离乌江公社远，从没有到乌江公社去过。尺休前去报到那天，在乌江公社街上转了好几圈，问了好几个人，也没能找到水利站。正一筹莫展时，一个老大娘指着一个姑娘说，小伙子，你不是找水利站吗？瞧，那姑娘就是小利站煮饭的。尺休听老大娘这样一说，抓起地上的行李，喊一声唉，就朝那姑娘追去。

乌江公社是远近闻名的大公社。又多又长又窄的道路，就似一团乱渔网。外来人，短时间内是很少有人能理得出个头绪的。尺休追出去不远，就见姑娘拐进了一条小巷。尺休大喊一声，唉，姑娘，你等等。就无所顾忌地追进了小巷。可等尺休钻出小巷子，却见姑娘沿田埂子径直朝街后小山的一片树林而去。唉——姑娘，你等等！尺休又大喊了一声，要没有行李，他肯定已是百米冲刺的速度了。姑娘这下听见了尺休的喊声，但她只回头望了一眼，就明显地加快了脚步。尺休没有想到

姑娘会对他产生误会，也不知不觉加快了脚步。等他汗流浹背、气喘吁吁钻出小树林时，脚下被什么东西一绊，一个倒栽葱摔倒在地，随即，头上挨了重重的一棒，当即昏了过去。第二天，他醒过来后，才发觉自己躺在公社医院的病床上。后来，他知道了一切。那个姑娘叫米兰，是公社书记的女儿。他来报到的前一天下午，她下班回家，被一个蒙面歹徒拖进了那片小树林深处。但万幸的是，那歹徒一脚踏翻了猎人布设的铁夹子，她才因此有了挣脱的时间与可能。当时，尺休无端挨打的那团气正在心里翻卷着，听领导同事这样一解释，一大团泪水夺眶而出。就在这个时候，米兰端着一碗糖水走过来，俯下身子，“对不起，是我误解了你。来，喝点水。”尺休望着米兰，使劲眨了眨眼皮，把剩下的泪水生生地堵了回去。

就这样，米兰带着深深的自责与歉意，一步步走进了尺休的心里。尺休先是从心里原谅了米兰，后来，就把米兰视为自己的异性朋友，再后来，两颗心就熊熊地燃烧成了一体。

尺休的朋友，对尺休婚姻的“奇特缘分”说深信不疑，但对尺休婚姻的“欣赏佩服”说，却暗暗地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进行考证，当然，最终道破天机的，还是尺休自己。他说，论貌，我妻子算不得美女子；论才，我妻子算不得伟女子；论贤，我妻子不及电视剧《渴望》女主人公刘惠芳的一半，但若论识时断务，论胆识与魄力，我妻子不仅与我们这些大男人比毫不逊色，就是与一统天下的始皇大帝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起初，尺休的朋友们对尺休的言辞不置可否，抑或嗤之以鼻，但尺休五年如一

日对已经离了婚的妻子无微不至的护理，加上尺休时断时续的讲述，他们这才明白了个中原委。

有三件事，最使尺休及尺休的朋友们对米兰赞叹不已、佩服不已。

第一件：等到尺休与米兰谈婚论嫁时，尺休万万没有想到却遭到了双方父母的坚决反对。一开始，是尺休父母不同意，理由也很简单：一是米兰初中毕业，没有正式工作，他们的儿子可是中专毕业，国家干部；二是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与公社书记打亲家，怕人家说闲话。可这话一传进米兰当公社书记的老爸耳朵里啊，差点就把公社书记气了个半死。公社书记一狠心啊，米兰就有了一个工作，而且是让人眼红得不得了供销社售货员。

这样一来，尺休父母没话说了，只得请媒人登门了。可公社书记这下却不同意了。放出话来说，米兰还小，我还有五年就退休了，等我退休后再谈也不迟。很明显，这话就是冲着尺休的父母去的。尺休父母没法。不就五年吧，那就等吧。

可米兰却不这样想，一个月明星稀之夜，米兰把尺休拖进了她差一点就被歹徒强暴的小树林里。用他们夫妻俩后来的悄悄话说，她是想把生米煮成熟饭，让她老爸不得不为他们的婚姻亮绿灯。可她做梦也没能想到的是，她心爱的尺休，一个健康的大男人儿，竟然封建、固执得不到新婚夜绝不越雷池半步的程度来，气得米兰足有一个月没理他。米兰没办法，只好心生一计，在尺休默许的情况下，缝了一个小花枕头儿，拴在小肚子上，不仅瞒过了老爸，连她老妈也被蒙在了鼓里。三个月后，当米兰的一个比一个大的小花枕头换到第三个时，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地步入了

神圣的婚姻殿堂。

新婚夜，尺休把米兰从嫁衣里往外剥。“兰兰，你胆儿真大！我会好好爱你一辈子的。”

米兰在尺休的鼻子上揪了一把，“还不是为了你。”

后来，她老爸知道了真相，非但没发火，还说：这才像我的女儿嘛。

……

第二件：尺休与米兰婚后两年，一直怀不上孩子。这可愁坏了双方父母。小两口为此也没少吃苦。市医、省医、京医，只要稍有名气的大医院，挨个跑了个遍。就连走村串巷子的游医的药也吃了不少。第五年，不知是什么药对上了路，还是他们的诚心感动了上苍，米兰的肚子终于一天天大了起来。就在小两口憧憬着做父母的同时，又一个机遇摆在了这个小家庭面前：按政策，尺休已经工作满五年，有资格报考农院，离职进修。

尺休听说这个消息后，激动得不能自抑。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他初中毕业，以全县第六名的成绩考入县一中。按常理，两年后，他就可以顺理成章的进入大学学习。但当时土地还没有下放到户，尺休所在生产队，年终决算，才一角五分钱一个劳动日。尺休父母一年的劳动收入，还不够尺休一学期的生活费，没办法，尺休父母流着泪，让尺休退学回来复读初三，考了个吃喝都不用家长掏钱的中等专业学校。

尺休中专毕业参加工作这五年来，无时无刻不在做着大学梦。可当机会真的就来到面前时，他却畏缩了。这个机会来的可真不是时候啊！我这一走，米兰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就在尺休进退两难的时候，米

兰说话了：“尺休哥，你千万别以为我嫌弃你。你这个中专文凭啊，最多还能吃香五年。五年后，中专文凭就不吃香了。我劝你啊，把眼光放远点，一来趁年轻，二来趁负担轻，抓住机会，趁早圆了你的大学梦。否则，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那你和孩子咋办？”

“我和孩子咋办？你大学的八字还没有一撇，倒担心起我来了。你有本事考上再说我们娘儿俩的事。”

“我要真考上了哩？”

“你要真考上啊，我就是掉十层皮，也要让你安心把大学读完。”

“真的啊？”

……

从此，尺休白天工作，晚上一头扎进书堆里。那年秋天，当他把录取通知书捧献给米兰时，米兰由衷地对尺休说：“你这人，还真行！”二十年后，当研究生文凭都不如当时的中专文凭吃香的时候，尺休才由衷地对米兰说了一句话：“兰兰啊，我当时要是不听你的，恐怕早就待岗了。”

第三件：尺休三十五岁那年，命运之神再一次垂青了他。他因十多年来工作兢兢业业，成效显著，被提拔为分管业务的副局长。刚上任不久，爱神却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也不小的玩笑。那年秋天，他们单位的一个漂亮的女同事，也是他的同乡的丈夫撒手人寰奔了西方极乐世界。出自同乡、领导，不论是工作上或是生活上，只要不违背原则，他都尽可能的关照着。一来二去，那个女同乡竟对他生出爱慕之情来。一天，米兰回乡下去给老爸祝寿去了。女同乡把他约进城郊的农家乐，酒醉后两人鬼使神差地迈过了同事、同乡那道坎。哪知这个农家乐是个黑店。店主知道

他是领导，偷偷录了像，借机敲诈他俩各一万元。没办法，尺休只得应宰。本想这事就此罢休，可不久，他就接二连三地接到了店主的电话，扬言如果尺休不给他十万元，他就把录像交给县纪委，交给他老婆。逼得尺休走投无路。就在尺休打算一死了之时，米兰发话了。原来尺休的女同事为了挽救尺休，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把隐情和盘托了出来。

米兰说：“瞧你那熊样！有本事偷情，无本事承担后果，你还算不算一个男人？”

尺休闻言，扑通一声长跪在妻子面前。

米兰抢前一步，捉住尺休的手，拽着尺休来到女同乡家。一番非常尴尬的对话后，一起来到了县纪委，再然后，来到县法院，将状告黑店主的诉状递到了刑事法庭。

事后，尺休对老朋友们说：“我这一辈子啊，可真是服了她！”

跟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胆识与魄力的孪生兄弟就是独断、固执、我行我素、一意孤行……米兰的胆识与魄力，为他们爱情的牢固，为他们小家庭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米兰的胆识与魄力，最终却又害了她。

米兰所在的供销社，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而解体，她也因此失了业。无所事事的她，在好友们的帮助下，开起了娱乐室。

娱乐室，其实就是赌博室，只是换个说法掩人耳目而已。尺休身为国家干部，从米兰有这个想法起，就坚决反对。免不了争论，也免不了吵闹，可米兰横下一条心，硬是开了起来。

米兰虽是一个明智之人，但娱乐室

“三缺一”又是常有的事，为了生意，米兰就不得不补缺。今天补一场，明天补一场，天长日久，米兰竟成了赌场高手。但常言说得好，会打的逗人打，会骂的逗人骂，最终，米兰败在了一个高人设下的局里，负债三十多万元。

米兰当过公社书记的老爸得知这一情况后，几经权衡，不得不动员米兰与尺休离了婚，这才保住了尺休的乌纱帽，保住了两口子辛辛苦苦挣下的一幢房产。

离了婚的米兰自觉无颜见人，抹着泪水撒腿就往广州一趟。原本想寻个清静地，打一份小工养活自己，无奈却躲不过债主的追踪。在债主的威逼下，她用自己的身子，以两年期为代价，偿还了债务，心想悄悄回到尺休身边，神不知鬼不觉地一切从头开始。哪知，上苍的惩罚之鞭劈头向她抽来，她突发脑溢血，后虽经抢救脱险，但却瘫在了床上。

闻迅，尺休带着女儿来到广州，把米兰接回了家。

尺休把米兰放到他的床上，把被子理好，在米兰脸上亲了亲，随手，把一本《读者文摘》递给米兰。那意思是说，好好的躺着，看书，我去为你收拾床铺。

尺休为米兰换上干净被套、床单，把米兰抱回她自己的床上，盖好被子，把弄脏的被套、床单投进洗衣机里洗着，再把卫生间地砖上的水清除掉。做完这一切，尺休脸上已是细汗涔涔。他抓过毛巾擦了把脸，就来到厨房，为米兰准备早餐。

米兰刚得病的那阵子，尺休工作忙，就花钱请了个保姆，每月四百元。可保姆还没干到十天，就不辞而别。尺休揣摩，保姆一定是嫌工资低，就把工资提到了每

月六百元。可第二个保姆也只领了一个月工资就不干了。不用问，这是嫌工作脏，工资低。可尺休实在没法啊，米兰每月的低保金不到四百元，尺休的工资也就二千多一点。米兰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好想劝尺休为她请保姆。但无数次话到嘴边，她又不得不把话打住。没法，她就想尽一切办法为尺休分担忧愁。她拒绝用尿不湿。她说，用尿不湿，两大腿根过敏，红痒，整天都挠不够。她把旧内裤找出来，裁成尿布，就跟当初迎接鲜儿的到来一样，缝了一百多张。她尽可能不喝水，不吃流汁性食物，以减少上卫生间的次数。她白天尽可能不睡觉，好让自己天一黑就一觉睡到天大亮……米兰克制着自己，努力把自己给尺休带来的负担降到最低限度。

尺休服侍米兰吃过早餐，拎着菜篮往农贸市场走，摸出手机，拨通了小姨子的电话。这是他的庆祝方案的第一项。

“小姨啊，你去把民政股的小张请到我家来，为我和你姐把结婚证办了，好不好？”

“我正准备提醒你，今天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哩……这个创意嘛！新！本小姨通过了。”

尺休来到农贸市场，买了几样时鲜蔬菜，就径直来到“丽人婚纱影楼”。他要照一张婚纱照！这是他的庆祝方案的第二项。

影楼老板听尺休一番叙述，二话没说，让尺休挑了一套婚纱，叫上一个漂亮的小姑娘——看样儿，那姑娘是她的伙计——拎着行头就出了门。

“大哥这个年纪，没有结婚照的，可不在少数。”女老板说。

“我们结婚那个时候，我在区水利站，就是今天的镇水利站工作。那时，区上也有一家照相馆，可我们就没想到要照一张相来留作纪念。”停了停，又补充说：“那时的人，没有今天的人浪漫。”

小姑娘紧走几步跟上来，拽了拽女老板的衣袖，“大姐，这位大哥我在电视上看见过。电视上报道过他，还号召全县人民向他学习呢。”

女老板侧过头，盯着尺休望了好一会，“对，我也想起来了，是有这么回事。”

“那……是我的私事，原本不值得报道的。”

女老板：“私事？你这样的人啊，天下少有啊！”

“女老板过奖了。人之常情，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

三人说着，到了尺休家

尺休走后，米兰看了一会电视，心情慢慢平静后，又看了一会儿书，觉着眼睛有些酸涩了，这才放下书，望着天花板出神。五年来，尺休没有一句埋怨话，没有一句气话，就连一句重话也没有，这让她越发的内疚、惭愧、不安。她常常自责，她想向尺休自白，她已不值得他爱了。但无数次话到嘴边，她又强行的把它咽进肚里。她常想，躺进他的怀里，让他在我的胸口上插上一刀，让我幸福地闭上双眼，那该有多好啊！

米兰这样想时，墙上的闹钟提示十一点。米兰反过手去，从枕头下摸出手机来拨通女儿的电话。

“鲜儿，讲座结束了？”

“结束了。妈，身体还好吗？”

“好。刚才你爸对我说，我们的鲜儿有男朋友了，我不相信。”

电话那头，首先传来一阵嘿嘿嘿的笑声。“妈，还是你理解你的鲜儿。我要真有男朋友，你说，我不第一个告诉你，我告诉谁？”

“那是那是。我就知道，我的鲜儿不会把娘忘记的。”略停了停，“鲜儿，都二十好几的人啦，如果有中意的，也该考虑考虑了。”

“妈——人家研究生还没有毕业嘛。”

“妈知道你研究生还没有毕业，可妈——”声音有些哽咽。

鲜儿听妈这样一说，有些着急地说：“妈，你别着急，你的身体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的。”

……

米兰放下电话，自顾叹了一口气，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大一会儿，被阳台上的一阵鸟叫吵醒过来。她睁开眼，久久地望着天花板。望着望着，脑子里就闪现出一个念头。这已经是孟春了，雨季不远了。每年这个时候，尺休的膝关节炎就会发作，就会整夜整夜的不能入睡。而她为尺休缝制的两双狗皮护膝，有三只已经坏了，她记得她把它放在转角柜里的，她要把它找出来，修补出一双来，作为结婚纪念日的礼物，送给尺休。

米兰吃力地翻过身子趴在床上。她的床是顺着东墙根安放的，尺休的床是顺着南墙根安放的。两床之间正方形的空隙里，安放着一个转角柜。那柜子上，放着精制而又美观的青篾针线筛。筛子里，女工用具一应俱全。

米兰取过针线筛，把顶针戴到右手手指上，抽出一根青色的线来，穿上针，把

线按在黄颜色的蜂蜡上一连拖过三遍，那线上张扬的绒毛就与主线粘成了一束而有了硬度和光洁度。米兰把针别在左肩膀的衣服上，这才往前抻了抻身子，打开转角柜门。那柜有两层。米兰记不得尺休的护膝是放在上层还是下层的，只好一层一层的搜。米兰一伸手，抓出来的，是三个小枕头。每抓出来一个，她就笑一笑。那是她蒙骗父母以达到与尺休早日成婚的道具。二十八年来，她们两口子一直舍不得扔掉，把它当宝贝珍藏。

米兰把最上一层的东西全抓了出来，没有看见护膝。米兰只好又向前抻了抻身子，开始把下一层的衣物往外抓。当她把尺休的一件外套取出来后，她终于看见，她为尺休缝制的两双狗皮护膝，正安然地躺在最里面的角落里。

米兰伸直手臂，可指尖离护膝足有一尺。米兰双手抓牢铺沿，靠上身把一点都没有知觉的下半个身子一寸一寸地往前移。就在手指抓住护膝的一刹那间，身子却失去了平衡，头重重地撞在地板砖上。米兰本能地想用双手把上身撑起来，但无奈，只剩两根骨头的手臂，仅仅维持了几秒钟，就再也使不出丁点力来，头再一次砸到冰冷的地板砖上。这时，她眼前出现了一座紫气缭绕、金碧辉煌的宫殿。天堂，这一定就是天堂！原来天堂就跟动画片《大闹天宫》上玉皇大帝住的地方差不多啊。米兰笑了，张开双臂，朝那座宫殿飞去。

尺休打开门，“米兰，我回来了。”以往，她进门喊的是兰兰我回来了。但今天有外人在。

没有人回答。

尺休估摸着米兰睡着了，没有再喊。他让女老板、小姑娘换上鞋，又接过女老板带来的行头放置好，待她们入座，递上水，这才喊着米兰往卧室走去。

“米兰，你怎么了？！怎么了？！”

女老板、小姑娘水杯才沾上嘴巴，听到尺休的惊呼，一齐奔进卧室来。

尺休把米兰抱起来，平躺到床上，理了理米兰额上的乱发，为米兰合上眼帘，这才掰开米兰的右手，取出护膝，取下顶针，又从左肩臂处的衣服上，取下一根穿着线的针来。

尺休做着这一切，泪水无声地滑过面颊，滴落到胸襟上。“我有……很重的膝关节炎。她是想……想把我的护膝修补好……作为礼物……送给我。可她……在取护膝时……忘记了她是瘫痪病人啊……”

女老板望着声泪俱下的这个男人，望着床上脸色苍白的他的妻子，陪着泪水说：“大哥，人死不能复生，你要节哀顺变啊。”说完，牵着小姑娘，就要离开卧室。

“老板，看在我死去的妻子的份上，请帮我和我妻子圆个梦好不好？”

“你是说，为你和你死去的妻子照婚纱照？”

“对。帮我和我妻子照婚纱照。”

“那不行！大哥，我是做生意的，这要传出去，我以后的生意还做不做？我可靠这个养家活口啊！”

“小妹，我求你了，你就行行好吧！”尺休说着，咚地一声长跪在地上。又已泪流满面。

小姑娘摇着女老板的手臂，“大姐，看她们夫妻的感情那么深厚的份上，你就行行好，给她们照一张吧。”

女老板望了望小姑娘，泪水已在眼眶

里打上了转。

“小妹，我加倍的给钱行不行？照相用过的东西，你都折成钱卖给我，这样就不会影响你的生意了好不好？”

“大姐，你就给照一张吧！”小姑娘再次摇着女老板的手臂。

女老板扶起尺休，流着泪点了点头。

女老板为米兰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梳过头、化好妆，这才为米兰换上婚纱，戴上墨镜。尺休抱着米兰来到客厅，在女老板的安排指点下，坐到椅子上。

女老板为米兰理好婚纱，打开客厅所有的灯，又让小姑娘站在他们的侧面，端上补光板，这才举起相机。

“来，望着镜头，笑一笑。”

女老板觉着不满意，移开相机，“百年好合，来，表情放松一点，放松一点。”

尺休点点头。

女老板端起相机，“来，笑一笑，对！就这样！就这样！”

咔嚓、咔嚓……一道道镁光闪过，女老板已是热泪横流。

小姑娘久久地端着补光板，任泪水嘀嗒嘀嗒地砸在补光板上。

“姐夫……”小姨子和民政股的小张一脚踏进门来，见到这一幕，话在嘴边一下就凝固了。

小张，结婚证带来没有？尺休示意女老板暂停。

小姨子明白了姐夫的意思，从小张手里接过大红烫金的结婚证外壳，急走几步，递给尺休。尺休右手抱紧米兰，左手牵起米兰右手，共同把结婚证外壳端至胸口。

女老板见状，擦了擦泪水，连忙举起了相机。

……